

流影飄盪——塞納河畔

黃光男



圖一：法蘭克福機場一隅



圖二：法蘭克福機場一隅

一

擔任大學校長以來，應邀出訪這是第一次，法國政府不嫌我年歲已老，期待此行再訪巴黎能推動兩國藝術教育的合作機會。

說得也是，廿年前法駐台北官員馬雷說：藝術與科學是一體兩面的工作，希望台灣與法國一樣，多多重視藝術創意的教育。而今當國際以藝術產業作為行銷該國的客體時，我們的環境究竟給多少資源，是值得反省。

我停佇在轉機的法蘭克福機場瀏覽，看到的是新款機場設備、更為簡潔有力的動線規劃，還有人性化的商品擺設，不具叫賣式的行銷服務，是那麼自然與親和。過境轉機或趕行程的旅客，一目了然的路線引導，井然有序、清新鮮活。這

樣的環境、這樣的機場，顯然是現代城市進步的圖像。

這個城市，多年前曾參訪過一次，而今大廈林立、金融機構圍築了新的城市象徵。幫我介紹的台銀朋友，說法蘭克福是國際金融中心，掌理歐洲工商業發展的動脈，更是全球最具活力的都會。來自台灣的經理人、或來此觀光的旅客，或暫且停留、或長期駐守，必然熱切致力於其懷抱計畫與希望的行動。

說到觀光，這個城市在新款的都會景觀中，多了些視覺傳達的造景，而更重要的是內涵的提供，友人說他們的文化建設，不論是匯集舊文明，還是發展新視覺，有傳統的博物館劇院，也有最都會、年輕的時尚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構成一張知識網，提供大眾學習的園地。這種繼往

開來的施政成效，使法蘭克福成為新世紀新視覺的活力標竿。

此刻，我望著機場外華美高聳的大廈，看著百餘家的航空機隊，在這裡駐停，它將帶來的不僅是知識與財富，更重要的是一個城市的希望。

法蘭克福，德國的絢麗窗口；我從窗口向外望，想到巴黎又如何！？

二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與法國戴高樂機場，究竟有何異同之處，常不容分辨，尤其歐盟成型後，這兩大國，不知是否還在德國理性、法國浪漫的氛圍裡從事各種不同的戰爭？雖然也可以稱其為競爭。

德國機場令人感受一種有板有眼的處事態度，覺得標註明確，時間掌握一絲不苟，而人際間的互動看來，是物與物的關係大於人我之間的纏綿，乾脆俐落；法國機場則是一種要理不理，又藕斷絲連的牽絆，那一種浪漫的關心，有時候會讓人意志鬆散，例如法國人抱著狗兒穿過綠將轉紅的滿園秋色時，總顯得：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的閑閑之情。

說到樹啊！中秋之後，城市沿街의 巴黎梧桐、紅槭樹、爬壁藤與不知名的樹種，一片蕭瑟催葉紅，淺紅如朱唇、深紅如春聯，又有深綠近古赭，或淺黃飄楓的紛紛飛飛，看來這些堆葉成景的清理，真要辛苦清潔人員了。

不知從何說起，此次訪法，商談公事已覺心疲力滯，卻又被街道與荒野的樹色枝葉，弄的心情更為敏感曲折，是年老力弱，還是過多雜念？例如我一直在釐清德國與法國人的關係！

容我能說些感想，德國人走路跳躍多於平步；法國人則是悠悠過廊，一股漫不計較的樣子。那麼，他們的國家發展、社會關懷又是如何呢？從歷史的角度或工商的發展發想，德、法的「世仇」，是競爭呢？還是比較？又是誰先發起的？沒有共同幸福的意識，就沒有共同奮鬥的目標。人類為何而來？若說那些有用，那些又是無用？誰說的是？誰又說的準？

站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作了近二小時不同時空的異國比較，看到的是那麼的微小，但卻有一簾深淺不同的布幔在晃動。

這個布幔一直延續到莫內的花園居家，我佇立在他的住所，深秋的花園，正見他畫面的景



圖三：一片飄葉



圖四：莫內花園

象——他從寫實開啟印象畫派。到他畫出心靈抽象的畫法；從平實炫麗到無題，莫內的人生，是當時社會縮影。可能有時代的容顏，也有人生的轉折，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是理想與目標？看他的花園，雖然遊客猶絡繹於途，但花殘蝶已老，風雨斜濕襟，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他沒法設想到，這個花園如何趕得上那些利與益的營運呢？

正如今晚夏姿負責人說：為人處事、唯興趣耳。說真的，我連興趣都不知在那裡作起點，而莫奈給我的啟發，則在「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我在那兒嗎？

三

路過大皇宮博物館，遇見滿園落葉，隨風飄起的沙沙聲，似在提醒過路行旅，看看二次大戰叱吒風雲的人物——邱吉爾與戴高樂，這兩位戰時的伙伴，銅像矗立在大小皇宮的園子旁，似左似右，只是人們忘記了，也忘了人性的貧婪與殘烈，不記得爭生存的代價，而今隨落葉風起風息，漸行漸遠，再過個十年百年，誰在乎誰呀！

正如梧桐并葉黃沙揚，走過歲月，避開節氣，雖然仍有些羞澀，該來的總是不缺席！包括人生的起落，只是沒有落葉如此的準確。

那一年，我伴送奧塞美術館的精品回巴黎時，也正值秋風乍起。掃落整條街的梧桐葉，是飄零的片片心情嗎！我竟然拾起記憶的葉子形態，織寫著這樣的詩句：黃葉，不待秋來，飄落沒有直接觸地，不知是等待，還是不甘，那悸動的秋天，早已在季節更替時，習慣地飄蕩著不安。我乾脆跌落深谷，屬於看不見的憂愁，漂浮的不是落葉，而是點染後的枯黃。

這一季早已停格在不易說起的時空裡，因為我說得再多，仍然沒有多少在「一之一」的草地

上佇立片刻。想起秋季的巴黎應如何築夢？當如何啜飲紅酒？至少邀月共享，清輝一片。

他，趙克明先生，是在秋季消失的，我無聲地懷想他馳車的身影，憑弔他發於不同餐廳的笑語，他說的人生就是嘗試與體驗，要不然文化如何精彩。

而今這棵高壯健碩的梧桐樹，它能庇蔭行人免受烈日照射，然我只看到枯乾落葉飄下，窸窣窸窣地飛遠了。

在巴黎，台灣文化旅人，留下的記憶，是否像秋去春來的懷念，趙先生的行誼，不正是「浮生長恨歡樂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的寫照嗎？

四

人影參差，滿街紅葉落，我似一片飄桐，既黃且枯，似定未息，隨風動沙沙，跌落在樹根下。距上回來巴黎已五、六年了，猶記飛步街巷小，而今則小徑見長影；不是時間被絆倒？還是巴黎不容蹣跚人？

訪問法國教育的第二天，雖然壯志如昔，互動熱烈，不論交流深淺，卻使兩國藝術教育互動有新生機，拼了。只是一天三行程，滿載著計劃與實踐，卻不適體力停竭力呼呼啊！

想起了深淺看片葉，我是它嗎？隨風而起，隨風枯瘦，未被掃除，增添街道的色彩，也是行人的識別物；是時序的刻痕、是詩人的綴句，像極自己，視茫茫、髮蒼蒼，過身孩童直眼看白髮說：老爺爺頭有風。是的，若再加細雨，豈不是滿眼淚痕白髮吟！

想拾起這片飄葉，它似動非動地躺在路階上，望著塞納河岸的羅浮宮，似乎欲去 留些許曾經燦爛的風情。是的，它在這棵六十餘歲梧桐樹上，雖然只是短暫成長，由鮮嫩到青翠，而後

茁壯，不得不在力衰時更替。它曾窺視前來瞻仰羅浮宮遊客的心情，也曾與兄弟姐妹們共譜一林蔭涼，使過往遊客有個清涼的夏季，以致秋風微起的沙沙作響。心有所留戀，也不願就此消散。

這一片飄葉啊！妳何須惆悵，何必憂傷？儘管協和廣場是那麼寬敞，遊人如織；香榭大道豪壯，或塞納河的浪漫，那些人兒，誰又在乎妳的姿容，由鵝黃、淡赭到枯焦，是為了季節點燈，為了時序的節奏；當秋風呼呼，妳不需要揚起塵埃，只宜靜靜消散！

一片飄葉，引起我的思戀，巴黎蹣跚的腳步，為文化藝術奔走，為了依托飄葉，夢魂留存在河岸，寄望妳的不老，飛飄著花都的靈魂。在過往的種種傳承，那一份莫名的呵呵。

流影起舞，不知是真是幻，在塞納河旁起念這片落葉。

五

昨夜風起，飄葉隨之浮起飛揚，仗著未全酥透的葉脈，一起一落地飄過草原、農地，是那麼的不明確，又顯得有些明顯。

看著、想著，有如飄葉偶而到訪。半世紀前還車水馬龍的里耳市，在古樸中猶存壯志，曾以紡織聞名的大都會，而今蕭條停滯在記憶裡，不為什麼，只因產業已不宜在此地運轉。據說人工、環境都轉移到遙遠的西班牙境內，總之業主已移了企業，或曾抗議工時太多，工資沒漲，反正搬走的、留下的，除了廠房外，只有剩大驚失色的市容。

壯麗古雅的里耳車站，首先映現眼簾。這是歐洲最早建築的藝術造景，看著一列列火車、子彈快車在此待客的氣勢，便能想像當年風華。

車站外的古街，紅磚白壁黑瓦，是記憶中聖誕節賀卡的造型，如夢田地出現在眼前；有一

簇家庭似的老、中、青年人走過來，互相扶持與照顧的神情，是法國人優雅生活的寫照；緩步驅車，或輕聲細語走賞屋外的鮮花，使人看到了幾世紀來歐洲文明的恆常……

我的思維則落在這個古都，他一定復甦了，要不然怎麼那麼多公共建設與藝術裝置。

果然是法國政府對更新市貌的用心，除了大力支持傳承文化特色外，有效執行活化市區整合資源的運用，是成功有成績的。這個都市曾被選為歐洲文化城市。

這一切如同有著新世紀再造城市的印記。政府、市民共同改造文化產業工程，好比博物館的運作，是古城最具特質的資源，再造的生活用品，有著濃厚復古情愫縈繞在文化的氛圍裡。

國立的當代藝術創意學校，更具體說明了法國政府以最新潮的理念，培養國際頂尖藝術家、工作者，使這個城市更具進步爆發力的成效。

驅車馳騁，在玉米收成的曠野，迎著寒意，時差的瞌睡全無。想起家鄉、想著過往，我曾期待好的生活張力應該來自文化價值的提倡，也期待文化人不僅喋喋不休，更應該收拾散漫的心情，捲袖流汗猛進。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只有辛勤工作後的喜悅。



圖五：里耳火車站公共藝術

人已近朽老，熱情卻正燃燒，有種不知今夕何夕的呢喃。里耳的市民，你們的都市改造，思考周密、行動有效，由衷敬仰。留下這份感想，隨著流影飄盪。

六

又是一個驚喜，布爾日市離巴黎有二小時的火車行程，是個與巴黎地貌迥異，而人情濃郁的地方。

走出車站不到五分鐘，便發現一個古老久遠，卻又健壯積極的古城。

稍一留意建築物與街道的規則，便能看出那些是古羅馬的風貌，至少與文藝復興時代有關。不僅大教堂看來與聖母院不相上下，在保存與儀式的祭祀上，更接近天主教的規章。

我乘訪布爾日學院之便，以教堂為中心，環視四周的民居，恍若走過時光隧道。這城竟使我有想留下居住一陣子的強烈決心。

深秋葉黃映天青，今天的好天氣，使陽光從大教室的飛簷斜射過來，孤形的屋影與尖塔的指標，正移動著歷史的分期。這個城至少應屬於八世紀的日影凝視，哥德建築加上巴洛克風格，誰能說得準確嗎？城貌是文化累積的厚度。看到樂觀的民眾正在街頭整理將枯萎的花圃，而彬彬有禮的學生們，能夠揮手與陌生人打招呼，使人有時空錯置的感覺。他們是否為現代社會古典價值的實踐者？我們無言地獻上一些祝福。

依稀看到了法國王室與貴族在這裡生活的種種，度假的古堡、聚會的大花園或是論古談今的劇場等，至今仍然屹立在前。我沒能進一步進入其故事起點，只能在快速間探問此地葡萄酒、食品的珍貴，原本以為寧靜的屋舍，卻是繁華過後的沉殿。它是文化深層的態度與展現。

發現街角靠近城巷的一種松樹，老成持重，結的松葉比雞蛋還大，不凡的身幹，居民說老樹已近千年，枝葉仍然蒼翠、活力十足。

其他的老街坊，哥德穿廊、支柱，絕對是文化珍寶，尤其買賣古董的商店，更是歷史身份的榮光。

漫看城牆染古色，醉人醉語說紅葉；襯托在青天下的前廊，幾隻大喜鵲躍上起伏有序的牆角，啊啊聲響，似也在欣賞此時的風色奇卉。午後的古城，深紅淺白微風起，輕語撞動花百嬌。隨著移動的身影，忽前忽後、忽左忽右，人生如夢，可嘆飄渺在何方。

七

104是查號台吧！法國的文化產業竟找到104的地址號碼，成為巴黎市的藝術產業園區。

此地建築宏偉，造型古典，是百年前的名宅，現作為殯儀工藝園區。這裡強調儀禮是一個莊嚴而安寧的場所；說得更明白點，它是為人生最後裝扮的藝術儀式產品，並不是收殮或火化的地方，所以受到眾人注目。

從廿年前荒廢至今，雖然被倡議改建住宅，但當時的市長下令此百年以上的公共建築為古蹟，從此就有新的命運與結果。

四年前市政府決定將它建造成藝術創意園區，並投入了五億（台幣）的整修經費，開始徵求經理人才，以政府70%，自籌30%原則投入藝術產業，其中電影製作、科技藝術、當代藝術都得具有創意方能保持水準與品質，所以它未開幕就聞名。

我恭逢其盛，參觀104的種種籌劃。它在藝術創意、社會關懷與經濟層面上都有多層關注，看來法國的文化品質果然日新又新，從拿破崙、

路易十四，以至當代總統，無不以文化立國為宗旨，而且成績斐然。

104的文化園地，是法國迎接新世紀的首要建設，必會有相當進步的新生機能，也是國際間預測必將成功的範例。我們姑且算一算，它是有故事的舊宅，為大眾公益的場所，不必大費力氣改造，又有優秀的經營人才及明確的文化政策，在法人化的要求下，被社會接受，亦能提升此地的生活品質與水準，換言之，以文化作為行銷城市，絕非急就章，如僅是即興式的造勢活動，以非專業引導專業的行為，會令人瞠目結舌。

巴黎市是「文化治國」過程中的受益者，而這也是它今日成為世界文化之都的原因。其領導者之藝術與文化素養，使巴黎市至今仍然是處處藝術、人人文化的先進單位。

這種永續經營方式，造就了104藝術村的開發，它令我湧生一份撼動的心情。

但是啊！離開大門時看見自己拖長的身影，正一跛一跛的抖動，不知是心悸於台灣文化界的豪賭？或枉為散財童子，卻從不在人才栽培上提供著如水之於樹木的文化資源還是我為台灣文化界熱情如昔，卻是心遠力衰，只能聊望向眼前飛舞的梧桐飄葉。知秋清淚，在異域惺忪醉眼，誰在意？

八

河水輕漫水煙起，柳風拂過岸前橋。不似遊客，該是巴黎居民，披著風衣，挽著友伴，緩緩走過岸澗小徑。一對對、一簇簇的人群，細語應和，有如枝頭鶯雀；緩步輕移，似細數時光輕移。

幾天的奔波，終於有半晌的清散，空眼看巴黎，生活的品味，仍然那麼地悠遊典雅，舉止輕盈、款款入情。



圖六：布爾日教堂



圖七：與巴黎美術學院校長合影



圖八：104藝術村留影

此刻的秋陽，在巴黎正是明亮照大地，涼意披肩，著實添上些許溫暖，很多人就地躺下，似花似錦，三五成堆，是鏡頭的目標，也是遊人的焦點。這巴黎的人情又是如何？

管他物價飛揚，詩樣的生活，仍然在街巷迴蕩。先停歇半晌，喝個咖啡再說吧！你我之間不必詳談，也不必多問牆角的鮮花誰家的，更別粗獷地說：喂！美嗎？在古堡似的庭園上。

有前人的浪漫，必然有今人的腳步跟進。或許大道旁的梧桐正在換裝，由綠而黃，而飄落如紙船飛舞滑降；櫺窗也是一樣，夏季輕衫，換了秋冬新款，吸引行人的眼光，尤其對季節敏感貴婦紳士們，或佇足指指點點，或含笑倩商。該擁有的，就不應該空留缺憾。管它是金是銀，來到巴黎，總不能空手而歸，應如燕子南飛，返北時總該有個新裝。我正在想像兩街旁不寬敞的「馬路」，百年前的馬蹄聲咯咯咯？滋滋擦擦？而擎著遮不了陽光的小陽傘的公主或女賓，緩步嗒嗒所引來的注目禮，則是個美麗的幻像。

高行健先生在旁說，加入秋後的風息，巴黎會使人想說些想法，不論它是不是美學的美學，或是不是創作的創作。

一時間，陷入沉思裡，彷彿看見高先生的水墨畫，一黑衫僧侶，或一佝僂老人，穿過苦澀的歲月，還有什麼期待嗎？

或許這是未著邊際的思維，也很不實際的感喟。燕妻說，想得太多了，該聽聽高先生的想法。高先生說清淡如許，包括飲食亦當然是不著人力的點檢，正如這季節沒有截然那天開始入秋。

是啊！應法國政府之邀，參訪了很多激情的工作，也在心裡明白它的深度何在，我能不內心澎湃拖着長影，為台灣文化藝術的提昇，再次深切用功嗎？

看著巴黎藝術活動即生活、看著都會如嘉年華、看著過往行人如演員的扮好角色，我能不說些什麼嗎？尤其蜂湧進入博物館的人潮，動力強勁來自何方？那便是一股探竟的行動啊！

告別了高先生，也揮別巴黎！再次造訪時，期待街道新綠，薰風息息，而有些地方，便與巴黎共築一抹炫麗的彩光。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本文曾於98年3月3日刊於自由時報）



圖九：布爾日美術學院入口



圖十：與高行健先生合影